

半熟少年的无病呻吟

□ 撰稿 | 曾念群

说起来，魏书均导演已经是戛纳电影节的“三朝元老”了——2018年短片《延边少年》拿了短片竞赛单元的特别提及奖，去年是长片《野马分鬃》的提名，而今年6月，又一部《永安镇故事集》入围。四年内三度杀进戛纳，不仅在“90后”影人里变得出挑，放眼一整个华语影坛，也是傲人的业绩。

然而电影节也是把双刃剑，一方面能让有料的作品和影人以最低成本迅速攻占话题高地，另一方面电影节走得多了，也会令迟迟不得与观众相见的影片显得过季。《野马分鬃》就是这个问题，一系列电影节的光环，反倒让这部电影的上映显得黯淡。

不能说《野马分鬃》不好，但也不能说如何之好。借用豆瓣青年的话说：“你知道它是夹生的，但这已经是你能吃到的最熟的饭了。”

疫情对大体量影片的打击是致命的，直接从源头上断流，但对中小成本制作来说要友好得多，尤其是那些已完成制作且声名在外的片子。至少垄断性影片少了，影厅和档期的空间宽松了不少。可惜的是，本该是中小成本电影和影坛新秀有所作为的年份，我们的收获却甚少。上半年除了贾玲大闹天宫，还有殷若昕《我的姐姐》和吕聿来《扫黑·决战》两匹黑马，而下半年目前为止，只有刘循子墨的《扬名立万》票房丰收、口碑两极化，此外诸如凭借《老兽》拿到手软的周子阳，“二年级作品”《乌海》连及格线都没过。

《野马分鬃》最大的问题是人物的拉胯。这里不是说导演把人物塑造的活计给弄拉胯了，而是导演穷其所能地塑造了一个拉胯的人物。主人公左坤和配角童童都是在大学和社会分水岭上徘徊的大龄少年，尤其是不屑学业的左坤，说得好听点是勤工俭学或说积极社会实践，说



得难听点，是放逐社会的浪荡分子。左坤有野马般恣意的一面，但更多的是他情商拉胯的一面，不论是对学业，对女朋友，对母亲还是对剧组的摄影师，他交集的人物最终都证明着他的拉胯。我们可以接受一个人物的叛逆，一个人的叛逆期可以来得晚点，也可以来得长点，但不计后果地偷妈妈卷子卖钱这种低幼事件，捅破了叛逆的界限。

我们大学毕业走进社会时，都是半熟少年，似乎什么都懂，似乎又什么都不懂，只能谨小慎微，并努力去咬合社会的齿轮。电影里的青春可以反叛，如《野性骑手》，可以自我，如《逍遥骑士》，可以迷惑，如《精疲力竭》，可以恣意，如《发条橙》，可以悲观，如《青春残酷物语》，还可以被赶鸭子上架，如《五个扑水少年》（原版）。《野马分鬃》属于想野性而不得，想逍遥而不能，迷惑不成残酷又不足，野马还没闻到草原的气息，就在家门口扑腾得精疲力竭，最后什么都不是。

更糟糕的是它尝试通过女朋友的打工，质疑了当下奋斗女生的价值观；通过对妈妈的叛逆，捅了捅“鸡娃”教育的瘤害；通过老板歌手的走红，揭了揭社会流行病态的盖子；通过临阵失踪的导演，撩了撩影视行业羞臊的裙边，诸如此类，林林总总的问题触及了一大圈，最后都是泛泛而谈，不痛不痒。

左坤一心要开着他那辆廉价的二手吉普去草原转转。然而现实就像那辆拉胯的破吉普，最终无法承载他抵达内心的向往。面对一切的驯服，左坤咆哮着，嘶叫着，踢踏着，结果都是些无能的力量。从电影立意上来说，这种表达很难找到现实的支点，人物显得单薄，甚至无病呻吟。

